

“声入人心男团”踢馆《歌手》成功,郑云龙接受钱报记者独家专访—— 接下来,想玩点不一样的

本报记者 庄小蕾

对于湖南卫视已经办到了第七年的《歌手》来说,“新鲜感”最难求。今年的《歌手》,话题度更多集中在踢馆和补位歌手身上,比如第六期的踢馆选手——由郑云龙、阿云嘎、鞠红川和蔡程昱四人组成的“声入人心男团”。

2月15日晚,“声入人心男团”(也被网友称为叫“阿龙川蔡”)以一曲《Never enough》排名第三,踢馆成功。小K则遗憾被淘汰。节目播出后,“阿龙川菜踢馆成功”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第一。

钱报记者也第一时间独家采访到了“声入人心男团”中的郑云龙。郑云龙感谢大家对他们的支持,并透露接下来的舞台,想“玩点不一样的”。



今年的《歌手》引入了“踢馆资格即时揭晓”规则,本期节目,由网友推选的钱正昊和专家举荐的“声入人心男团”,在上台前一刻才得知自己是否能登台踢馆。

钱正昊是去年参加过《偶像练习生》的选手,以唱功见长,放在《歌手》应该算一张“流量牌”。但论人气,“声入人心男团”的人气是一点儿都不输于钱正昊。从去年年底《声入人心》节目在湖南卫视开播以来,以郑云龙、阿云嘎为代表的“梅溪湖36子”火速蹿红。

颜值、实力俱佳的他们,频频在各种年底晚会上露脸——阿云嘎参与了央视春晚。郑云龙的音乐剧演出也一票难求,甚至有粉丝把买到郑云龙音乐剧门票列入了自己的“遗愿清单”。

从《声入人心》到《歌手》舞台,也可以说是对“阿龙川蔡”四人的极大肯定。

“《歌手》里那么多前辈们都在,舞台变得

更大了,关注度变得更高了。我们4个这次代表了《声入人心》36个兄弟站在这里,一定会好好表现。”不过,这两个月来,连着录节目、晚会,还有音乐剧的演出,郑云龙的声里透着疲惫,他也坦言,这段时间越来越累,“因为档期实在太满了”。

在这一期《歌手》节目中,“阿龙川蔡”表演了《鹿 be free》(踢馆资格赛)与《Never Enough》两首歌。很多网友说,看到这四个穿着西装的帅哥挺拔地站在舞台上,就想给他们投票,何况一开口就那么惊艳。

音乐大V“耳帝”将他们这次的表演评价为“在呈现方式上都比较直接且大条,想表现的不是乐性、人文性与欣赏性,而是一种纯粹的声量展示与听觉刺激”。这四个人站在台上,展现出是音乐性、商业性和舞台表现力的最佳综合效果。

虽然这次排名第三,高过了乐坛前辈刘欢和齐豫,但郑云龙觉得,他们四个人配合的默契度还有待提高。

“因为练歌的时间非常短,四个人能聚齐的时间不长。我跟嘎子还有点默契,毕竟我们认识时间久,合作得比较多,和川子、蔡蔡没有那么多合作经历。我们唱法也不一样,磨合也需要很长的时间。”郑云龙告诉记者,其实除了鞠红川外,他们另外三个人之前都没有唱过这种四重唱,因此还需要一边练习、一边学习。

至于之后还会在《歌手》舞台上唱什么样的歌,郑云龙透露,就想“玩点不一样的”,“因为现在这种戏剧、音乐剧性质,古典音乐的表演已经玩过了,我们可能会比较尝试一下比较欢快的、能跟观众互动性比较强一点的曲风。”

靠众筹出版的《莫干山》再版,它从百余年前的故事讲起—— 要读懂这座山,只有向山而行

本报讯 近日,在杭州玉古路上的“你我茶燕”,浙江旅游科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杭州老房子专家仲向平,邀来友人,为一座山,也为一本书而聚。

山是莫干山,书是《莫干山》。

2015年9月,仲向平、叶全新、刘建林三位作者,以众筹的方式完成了这本书。近四年过去,许多人来到莫干山,并带走了这本书,让文字写就的“山”,也开始了一段旅程。三位作者没有想到的是,刚刚过去的2018年,《莫干山》竟得以再版。再版的《莫干山》,“增加了一些足以让人惊叹的地理信息,环莫干山区域,一些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小镇,正在为更多人带来优美自然的未来生活。”

莫干山,一直保有它的秀美,又一直在变化。《莫干山》的写作者,几乎抚遍了它的山川草木、人文历史,又限于此。

梅藤更、张静江、蒋介石、丁玲、马占山、杜月笙……莫干山的山风中,夹带着时代的巨变。先读一读《莫干山》里那位英国籍医师梅藤先生的故事吧。

梅藤更,杭州人不陌生。

解放路88号,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(以下简称浙医二院)开放式的门口,有一组著名的雕像——一位戴礼帽的外国医生,一位小患者,他们互相鞠躬。这位外国医生,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梅藤更。

1881年11月,梅藤更和19岁的妻子佛

罗伦斯·南丁格尔·史密斯——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女护士,走进了杭州城,在此生活、工作了45年。

“当年开设不久的广济医院简陋之极:没有自来水、没有电、没有药房、没有手术室。到1926年梅藤更退休离任时,史料记载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、三个手术室、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,是全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。”《莫干山》里写下的数据,背后是梅藤更倾注的用心。

梅藤更没有将他的医术囿于当时杭州城东的广济医院,因为,他走进了莫干山。

1910年,梅藤更夫妇已经在杭州居住了29年,这一年,他们在莫干山建造了炮台山别墅。当年,55岁的梅藤更向山民购买了莫干山西南角炮台山75亩地,在山顶建造了一栋古堡式洋房。

这里是莫干山1号。

仲向平说,缺少维修的古堡可能毁于20世纪60年代的台风。如今,它只剩门柱、裙墙……

端午上山,中秋下山,梅藤更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相对轻松的晚年时光。住进古堡的第一个夏天,南丁格尔想写信告诉英国的亲友,他们夫妻俩遇上一座山的欢欣。

可是,亲友的回信寄到哪里呢?

“这里就是莫干山1号啊!”

这不过是梅藤更的一个玩笑,但,莫干山1号诞生了。



那时的莫干山,除了好山好水,还有贫病的山民。梅藤更眼见他们困于病疼而不能坐视不理。1924年夏天,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。

梅藤更有一个专门的信差,往返炮台山和三桥埠十几公里寄信、收信,这也是莫干山1号由一个随便叫叫的名字,而成为实实在在的莫干山1号的原因之一。信差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,每次梅藤更上山,他都敲一面铜锣,飞奔于山野之间,百姓以此为信号,从四面八方赶到古堡看病,大家都知道,梅先生看病不收钱。

那面珍贵的铜锣还在。仲向平说,莫干山1号的第三任看方人褚庆仁的后人,仍然保留着它,还包括一盏台灯、一把小茶壶。

1934年8月30日,梅藤更去世。

他的故事,一直在杭州被讲述,而且,随着史料的丰富,有愈加丰满的细节。

自百余年前至今,为什么莫干山总能让陌生人以此为家?仲向平说,要知道答案,只有向山而行。 本报记者 孙雯

苏格兰医生梅藤更和小患者互相鞠躬。

资料照片